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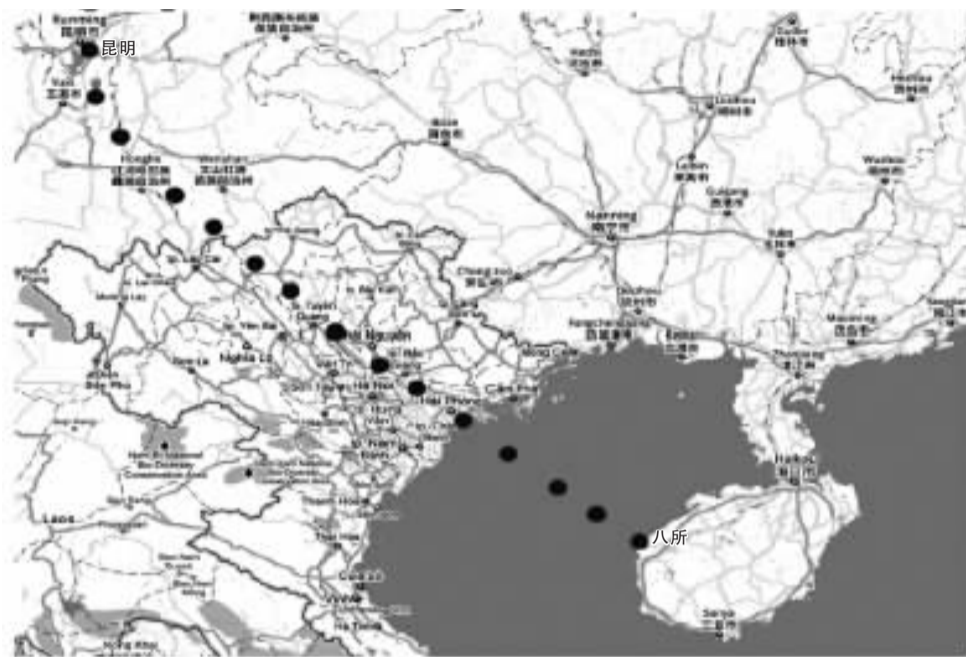
1945年8月27日，由8名美国人和1名中国人组成的特战小组，从云南昆明出发，乘军用运输机飞往海南岛，在八所实施了代号为鸽子行动的空降特种作战任务，营救自1942年11月以来被监禁在那里的数百名澳大利亚与荷兰战俘。

空降八所： 惊心动魄的“鸽子行动”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



营救小组指挥官辛劳布在八所战俘营前。(资料图片)



「鸽子行动」飞行路线图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读了“终战诏书”，宣布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的各项条件，无条件投降。

这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作为终结。

在这一年的8月27日，由8名美国人和1名中国人组成的特战小组，从云南昆明出发，乘军用运输机飞往海南，在东方八所实施了代号为“鸽子行动”的空降特种作战任务。“鸽子行动”的目的，是营救自1942年11月以来就被监禁在那里的澳大利亚与荷兰战俘。

在东方空降6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，来自澳大利亚的布兰登·沃莱尔先生目前正在海口筹办“纪念东方空降65周年图片展”。从布兰登的介绍中，记者了解到当年那场发生在海南东方的惊心动魄的战俘营救行动。

飞向海南岛

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十二天，也就是1945年8月27日，一架C-47运输机从昆明出发，机舱内有9名背着伞包的军人，他们是美军派往海南执行营救战俘计划的营救小组，其中有John K Singlaub、Woods、Yompuku、Bradley、Walker、Breaker、Peter Fong、Denneau、Healy。

执行这次任务的负责人约翰·辛劳布上尉，在退役后的自传中回忆当初接受营救指示时写道，在昆明总部，上级向他解释了任务的迫切性：“几个月来，日军有可能因为战争失败，而对关押在偏远地区的盟军战俘进行屠杀，以掩盖日军虐待战俘的暴行。”

布兰登告诉记者：“营救活动是1945年8月的最后一周，由美国战略情报局发起的。虽然当时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，但有的地区战争仍在继续，日本士兵们依然拒绝交枪，有情报称，仍有战俘被处决或饿死。”

在海南实施的营救任务并不孤单，当时，特殊营救小组在中国设有盟军战俘营的8座城市相继实施救援计划，而这些任务的代号，均冠以不同禽类的名称。

广东的信天翁行动，台湾的金丝雀行动，沈阳的北美红雀行动，山东潍坊的鸭子行动，哈尔滨的火烈鸟行动，北京的喜鹊行动，还有上海的麻雀行动，加上海南的鸽子行动，8支承担特战任务的小组，分赴中国各个地区，尝试着营救战俘的生命。

临行前，辛劳布队长在昆明和他的指挥官推断，日军不大可能尊敬一名上尉，也不大可能尽力援救战俘，因此，辛劳布此行要假扮少校。战场上，当战争中军队建制被打乱、无法判断职务高低时，军衔的高低将决定着指挥权。

担负着运输任务的C-47运输机，在二

战期间曾为盟军提供了高机动性的空中运输能力，在各场战役中被广泛采用。在布兰登提供的一张鸽子行动飞行路线上，清晰地标注着C-47飞行线路，从云南的昆明出发，经过云南红河州，飞越越南的海防，穿越北部湾，鸽子行动小组希望能躲过日军的雷达。

几年后，辛劳布在回忆文章中写到：“我感觉像是去化妆舞会，但当时我想尽一切可能促成援救行动的成功，确保队员们能活下来。”

27日上午10:30，C-47飞机飞到了东方的北部，辛劳布从飞机空中侦察的照片中，认出了这一区域，他命令飞行员紧急右转。

艰难的空降

辛劳布果断下令跳伞，9名队员中，有5名从未有过跳伞经验，然而他们必须以低于标准的高度降落，以减少被日军击中的可能性。

当时，参与鸽子行动小组成员都明白，如果特别行动被日军发现，他们以及八所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，都有可能遭到日军屠杀。

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，同时表示鸽子行动小组无意挑起战争，辛劳布命令他的士兵们不要携带盔甲和枪支，他们唯一的防身武器是挎在腰间的自卫手枪。

从只有五六百英尺的高度跳伞十分危险，在着陆时，鸽子行动小组有两名队员因此受伤。

布兰登告诉记者：“着陆时翻译 Yem-



特战小组成员跳伞后，飞机投下物资。(布兰登供图)



营救人员走进战俘营。(资料图片)

puku 下巴血如泉涌，Woods 因头部受伤而昏迷。但他们俩都很快恢复过来，Woods 用自己的相机拍下了这些画面。”

因为担心被日军击落，C-47的飞行员投送完队员后，进行空中调头，在第二次投送包裹时，将飞机开得极低，结果包裹都散开了。

“仅有的两个无线电发报机、药品以及食物在空投时都损坏了，他们和昆明总部的联系完全中断了。”布兰登说，更糟糕的是，队员还没来得及思考当时所面临的困难，日本人已经手持着武器，开着两辆卡车来到了他们空降的现场。

“有的队员还没摆脱第一次跳伞后的惊恐以及疼痛的外伤，就遭遇到了挥舞着利剑、紧握武器的日军中尉。日本军官开始咆哮，质问这些外来者是什么人，其他的士兵也举着枪，慢慢逼近队员。”布兰登掌握的一本回忆录中，谈及了当时空降后剑拔弩张的场景。

双方对峙中，当地的村民也来到现场，场面变得异常混乱。辛劳布把自己当成少校，他要求日本军官命令日军保护鸽子行动的士兵以及物资，并将包裹都搬到那两辆货车上。

“这是一场严峻考验，如果日本军官服从命令，那我们就算好了。敌军中尉终于下令，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士作出回应，我们取得了这场奇怪战役的首次胜利。”辛劳布在回忆录中谈到。

进入战俘营

降落之后，行动小组被日军严密监控在一所房子内，日军士兵拿着枪在外面守卫，队员们担心给他们的食物有可能是有毒的。

辛劳布和队友们都明白，如果想要成功，只能用智慧而不是使用武器。30年后，辛劳布在信件中写道：“我们到海南执行的任务，是我服役中最辉煌的战绩之一。让那么多勇敢而深受折磨的人获得自由，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鸽子行动小组同一位从三亚赶来的日本上校进行了短暂的会面，然后又同澳大利亚和荷兰战俘首领进行了交谈。此时，他们意识到，就在他们睡觉的时候，又有虚弱的战俘失去了生命。

布兰登告诉记者，面对日方的消极，鸽子行动小组决定立即采取行动，队长辛劳布站了起来，瞪着日军上校，通过翻译 Ralph 下达命令，必须马上打开牢门，把食物和药品拿进来。

空降八所一天之后，行动小组终于获许进入战俘营。不管日本军官如何试图让战俘营看上去感觉不错，但仍然无法掩盖事实的真相。

在囚禁了1000多天之后，老弱病残的战俘终于可以走出监狱，看到那些解救他们的人。“我们走进草棚，一阵臭味扑鼻而来。成群的苍蝇……他们没有一个人体重超过一百磅，每个人都眼眶深陷，大多数人身上都

有化脓的伤口，医院的条件惨不忍睹，那些病人万分痛苦地躺在从木板箱拆下来的木板上，水肿的躺在一边，痢疾的隔开在另外一边。”

就在鸽子行动小组空降后的两天里，不断传来战俘死去的噩耗。布兰登说：“当时关押在东方的荷兰籍和澳大利亚籍的战俘劳工，是在印尼安汶被俘后，用船运往海南的。澳大利亚籍战俘是海鸥部队的成员，原来人数为1131人的海鸥部队士兵，809人成了战俘，由于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药品，多数人在八所的战俘营中死亡，只有不足四分之一的人在战争结束后回国。”

鸽子行动小组迅速组织战俘转移工作。8月29日10:30，行动小组进入战俘营一天后，前往三亚的50名荷兰籍战俘坐火车离开了战俘营，其中15名是被抬着走。

4名行动小组成员护送转移的战俘，因为路途上遇到火车脱轨，直到8月29日20:15才到达三亚，救护车把战俘带到了日本的海军医院。

随后，澳大利亚的战俘们也乘火车撤离到了三亚。

1945年，这些被解救的澳大利亚战俘从海南回到了墨尔本，人们争相走上街头庆祝他们的归来。

(感谢耿宁蔚女士对本文写作给予的帮助)

新闻链接

此次筹办“纪念东方空降65周年图片展”的澳大利亚人布兰登·沃莱尔先生，2005年曾在海南一所外语学校工作，并因此与海南结缘。如今，布兰登致力于研究日本侵略海南的战争史。

记者了解到，图片展目前正在紧张筹备中，省博物馆将免费为其提供展览场地。展览预计在8月27日，也就是空降东方65周年纪念当天举行。

布兰登自费筹备本次展览，需要支付相关版权费、装裱费等，虽然目前经费问题仍困扰着他，但布兰登坚定地告诉记者，“他们的故事是勇气、牺牲和国际合作的完美体现。今天，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，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刻提醒着我们，能生活在和平昌盛的年代是多么幸运的事情。”

而为了筹备此次展览，布兰登先后采访了澳大利亚复转军人服务团、澳中协会、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、海鸥支队等机构相关负责人，查阅和参考大量书籍和资料。(魏如松)